

杨绛先生佚简六封释读

杨淑尧

(湖南大学文学院, 长沙省、湖南省, 410082)

摘要: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4年8月出版的《杨绛全集》中仅收杨绛书信三封,有关杨绛与罗洪、潘耀明、谢海阳、高国平、邓国治等友人的六封书信失收,本文将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这六封书信进行释读。

关键词:杨绛;佚简;罗洪;潘耀明;谢海阳;高国平;邓国治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2014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杨绛全集》九卷本,内容包括了杨绛先生的散文、小说、戏剧、文论、书信以及翻译作品等等,对于学者整体研究杨绛先生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杨绛全集》第3卷中收录杨绛先生书信三封,分别是致徐伟锋转舒乙同志信、致文联领导同志信、致汤晏先生信。当然,杨绛先生的书信不仅仅只有这三封,笔者最近在雅昌拍卖图录上读到杨绛先生书信六封,《杨绛全集》中失收,笔者结合相关史料,对这些佚简进行整理和释读。

一、杨绛致罗洪同志信

罗洪大姊:

日前贤郎来,带来你赠我的《朱雯先生纪念集》及他赠我的大把香蕉和睡药等,谆谆教我如何服用药物,如何擎开一只只香蕉。谨厚管实,颇有母风,我深深感激。特写信向你道谢。

《纪念集》真是“不俗”,没想到钟书和我的信都选入“佳著”,惶恐惶恐。纪念文中数你的一篇最感动人。朱雯学长是有福之人,他的福气全建立在你身上。你有好儿子,我也靠福了!

天气多变,我听友人嘱咐“春捂秋冻”安分做老人。祝你一切称心如意。

杨绛

05年4月13日。

朱雯先生是上海松江人,笔名王坟、蒙夫、司马圣,1928年中学毕业后进入东吴大学文学系学习,1932年毕业,曾任上海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上海震旦大学文学院、上海师范学院教授。杨绛称朱雯学长,是因为杨绛于1928年考入苏州东吴大学,与朱雯同校。1946年秋,杨绛接陈麟瑞的班,“开始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授,先教‘英国小说’,后增加‘散文’及其他课,共教三年,直到1949年秋离开上海。”(吴学昭 2017:214)所以说,杨绛与

朱雯不仅是同学还是同事，朱雯与钱锺书是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同道，杨绛与朱雯之妻罗洪也有着深厚友谊，钱杨二人也常去朱雯之家做客，他们之间的友情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是名副其实的文坛挚友。

信中提到的赠书一事在韦泱的《纸墨寿于金石》一书的“与杨绛先生的书缘”一节中有详细记叙，现抄录如下：“我通过罗洪之手，得到杨绛先生的两册题铃本，可谓意外的收获，亦见证了一代文人亲密无间的故事。这是我与杨绛先生的第一次书缘。二〇〇五年四月，上海师范大学编印了该校已故教授朱雯先生的纪念集《佳著不从俗》。那天，我去拜访罗洪，正巧她的儿子朱行健老师亦在。朱老师是北京航空学院教授，长相酷似其父朱雯。朱老师谈到，他过几日就要回北京，打算去杨绛家一次，送一册《佳著不从俗》，此书收有钱锺书致朱雯信六封，杨绛致朱雯信两封。我听后，觉得是一个请杨绛先生签名的好机会，就托朱老师带去《将饮茶》，朱老师亦无把握，说试试看吧，杨绛先生一般不轻易签名。因为他曾在母亲罗洪写杨绛的文章中见过‘惜墨如金’的话。过了不多几日，我收到寄自北京的快件，杨绛的签名赫然在目，令我心花怒放：‘韦泱先生存览杨绛’。朱老师还附有短笺，大意是跟杨说，我是罗洪的忘年交，帮他母亲做了不少事。杨一边签名一边说，那就看在您母亲的份上吧。朱老师还写道：‘此书很有纪念意义。’由此，我深感签名的来之不易，签名本的珍贵，亦深感自己的唐突，不该去打扰杨绛老人。无论如何，这是杨绛给我的签名本，亦算是我与杨绛先生的又一次书缘。”（韦泱 2012:177）由此可知，此信应是杨绛收到赠书之后，给罗洪的回信，展现了一代文人之间的真挚情谊。

二、杨绛致潘耀明同志信

耀明先生：

奉到来信，知将赴美，必富有收获而归，大作又添素材，为之欣慰，纽约今春开现代中国文学会时，闻已公布刘君去访消息，今果然矣，拙作《六记》英译事请承费心，感之。当时条件，无摄影机会，未有照相存念。宁缺毋滥，朴素无粧默较为大方，不识尊意以为何如？李孟平先生曾来畅谈，惠寄大作访问锺书记事，收到，谢谢。彼甚感先生笔下春风也。知先生盼回音，故急作复。锺书外出，未能附笔问好为歉，专收

暑祺并祝

远行安吉！

杨绛

八月十一日

信封内容：香港中区 域多利皇后街9号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潘耀明先生大启
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六栋二门六号 杨绛

《干校六记》记载了文革时期，杨绛在五七干校的所见所闻，由于话题敏感，该书最初

是在香港出版。“在出版单行本之前，香港方面先行将《干校六记》在《广角镜》杂志上刊登了出来。”（杨建民 2016:83）《干校六记》的英译本有两种，“一为美国人葛浩文所译，由香港《译丛》丛书 1981 年出版；一为澳大利亚人白杰明所译，1982 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达克 1983:310-311）《干校六记》第一个译者是白杰明，英译本名称为 *A Cadre School Life*，白杰明在序言里介绍“杨绛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模范代表，把她与清代的沈复放在一起比较，突出知识分子传承的脉络。”（陈美红 2017:77）给予杨绛极高的评价，该译本经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之后，非常畅销，很快又再版。

当时，潘耀明正是香港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作为出版界的名人，潘耀明和当代不少文化人、艺术家、学者都有来往，钱锺书被视为最难采访到的一个文人，但是潘耀明于 1981 年在钱锺书家中对他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同钱杨夫妇结下深厚友谊。由此，杨绛致信于潘耀明，托其费心《干校六记》英译事件顺理成章。《干校六记》在香港出版后引起不小的轰动，后在胡乔木、范用等的共同努力之下，《干校六记》才得以在内地出版问世。作为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潘耀明确在 1984 年赴美留学，攻读美国纽约大学出版课程。信中提到的李孟平（英文名字 Bennett Lee）曾协助白杰明完成《干校六记》英文版翻译工作，是第一部华裔英语作品文集《多嘴鸟》（1991 年出版）的主编，这里提到的大作应是 1979 年出版的由白杰明和李孟平合译的《伤痕：文革的新小说 1977-1978》。

三、杨绛致谢海阳同志信（一）

海阳同志：

奉到大函，谢之。“老师”之称万不敢当，谨奉还。我年老体弱，又多琐事，已好久没有动笔，等有合适的文章再寄上请教吧。

施蛰存先生是我的前辈，承他为拙作《洗澡》撰写评论，十分感激，他的称赞出于过奖，我已深受鼓舞，至于他提的那些不合时的辞语真是多不胜数。许多朋友已分别向我提出，例如那时候不说“贫下农”而说“贫雇农”，不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说“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说评职称…想不到四十年来，常用的辞语已有偌大变化。有人认为小说不是历史，但我还是尽力修改，你如遇见施先生，请代我向他道谢。

专此即颂

编安

杨绛

十一月十三日

信封内容：

上海市淮海中路 606 弄 14 号

《文学报》社

谢海阳同志启

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六栋二门六号杨绛

杨绛致谢海阳同志信（二）

海阳同志：

得来书十分同情，所以我今天虽然头眩不适，几乎不能起床，还是扶病给你回信。

我觉得默默无闻的青年中自有人才。你宁可做点发掘工作，或许比依靠“名人”有效而且有助于造就人才。但发掘也不易。按如今办刊物的习惯，这话或许说也无用。

再次请你原谅。

匆 祝

编安

杨绛

二十七日

198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杨绛的小说《洗澡》，小说以建国初“三反”运动为背景，写了一个文学研究所的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的故事，文风诙谐而深刻，受到读者喜爱。杨绛致谢海阳同志的第一封信写于1989年，信中提到施蛰存为小说《洗澡》撰写评论，这篇文章名为《说杨绛〈洗澡〉》，写于1989年10月7日，收录在施蛰存著的《文艺百话》中。施蛰存在文中评论道：“《洗澡》给我的印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精神表现在全书的对话中……《儒林外史》的精神，不用解释，因为《洗澡》中的人物，也都是‘儒林’中人。”（施蛰存 1994:355）

同时，施蛰存还指出了《洗澡》中的不足之处，在于小说的“第三部分写得太简了，特别是第一章，像一块压缩饼干，水分都挤干了。连许彦成的检讨也只有三行文字表过。”（施蛰存 1994:356）此外，他还提出了几个疑点：“①我记得‘思想改造’是在1952年，‘三反’是在1953年，本书作者说‘思想改造’是‘三反’运动中的事，恐怕错了。②作者说：许彦成和杜丽琳同在上海一个教会大学读外文系，据我所知，上海的教会大学没有外文系。③第68页出现了一个‘现当代组’。‘现当代’这个名词，1978年以后才产生。④第137页说：装书的纸箱，可以‘叠扁了放在角落里’。这种纸箱，1952年还没有。⑤第197页，许彦成的母亲得了‘胃癌’。在1952年，还没有胃癌这个词，只有‘胃溃疡’、‘胃出血’。⑥第273页，出现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在1958年反右时才流行，1952年还没有。”（施蛰存 1994:356）施蛰存指出杨绛小说《洗澡》中有很多词语都是后来才有的，并不是那个年代人们的常用词，此信写于杨绛读过该篇评论之后，她本人承认小说中的用词不合时宜，并声称会尽力修改，侧面体现出杨绛先生做学问认真谦恭的态度。

四、杨绛致高国平同志信

高国平先生：

您好，来函奉患，钱锺书虽在病中，神识很清楚，他谢：您的美意。但无意加入您的

选本，嘱我向您，道谢并道歉。

专此奉答，即颂

编安

杨绛

1995. 10. 16.

高国平，笔名夏翹、竹之，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编辑室副主任、审编，与钱杨夫妇一直有着友好往来。1994年7月30日，钱锺书发高烧，平复后发现膀胱里有癌细胞，8月19日做手术，十多天后病情逐渐平稳，但并未康复，1995年时钱锺书已无力说话，此后身体每况愈下。这封信写于1995年10月16日，当时钱老身体已如掏空之势，确在病中。这里所说的选本应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6年推出的“学苑英华丛书系列”，这套丛书在体例上模仿王元化先生的《思辨随笔》，由王元化牵头，高国平、钱文忠、傅杰、沈建华等组织编排，高国平在《找到自己》一书中谈到这次组稿开局很顺利，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不少麻烦。很多年事已高的作者婉言谢绝了他们的请求，“谢绝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不愿重复出书。他们著作等身，为对读者负责，反对滥出书。二是对出书时间、印刷质量有担忧，怕辱没了他们的名声。”相信钱老也是基于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外加自己糟糕的身体状况，才谢绝了高国平的好意，故有此回信。

五、杨绛致邓国治同志信

国治同志：

来信收悉，承谢惠寄锺书的相关宣传资料，不胜感激。我平时很少收集这些资料，谢谢你的热心。

你想让锺书写篇有关你父亲的艺术评论文章，他不善于写艺术家的评论文章，实在抱歉，烦另请专业的文艺评论家写更妥当些，勿复！

祝安！

杨绛

3. 20

信封内容：本市北新桥三条一号

中国新闻社

邓国治同志收

邓国治是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邓散木的四女儿，中国新闻社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邓国治从新闻部调到专稿部，便接受了采访钱锺书的任务，钱老一向淡泊名利，不喜接受记者采访。于是邓国治邀请了一位与钱锺书熟稔的朋友，以看望的名义完成了对钱老的一次暗访活动，写下《钱锺书杨绛印象记》一文，被香港《明报》月刊登载，之后又被北京著名杂志《人物》全文转载。《人物》杂志在正式出版之前，依惯例会将稿子寄给作者及被采访者

过目，因邓国治突然离世，所以稿子仅寄给钱锺书审阅。钱老看了邓国治写的稿子之后，“称赞文笔好，结构巧，内容得当。又了解了邓国治的情况，深表遗憾，最后说：‘她是一位有才华的记者，太可惜了！建议原文照发，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动，而且把名字框起来。’”（冯大彪：《邓国治暗访钱锺书》，中国新闻社）钱老这么做，也是对逝者的尊重。

杨绛写给邓国治的回信中，提到有关钱锺书的宣传资料，在《钱锺书杨绛印象记》中也有所提及，文中记述了钱老的一段话：“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邓国治：《钱锺书杨绛印象记》，中国新闻社）邓国治寄给钱老的宣传资料，想必就是这诸多宣传活动的剪影。至于，邓国治请钱锺书为其父亲邓散木写评论文章，也情有可原。在《邓散木传》前言中有言：“四女国治在世时，有过为父亲写传记的考虑，并和天福、天吉兄弟谈及，特别是和天福商议过几次。然而现在，却由天福、天祥协助我来完成老铁的传记，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张建功 1996:11）可知，邓国治生前是有为父亲立传的想法，但她的突然离世也使这件事搁浅。

参考文献

- [1] 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研究室编. 上海社会科学界人名词典[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2] 吴学昭. 听杨绛谈往事[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7.
- [3] 韦泱. 纸墨寿于金石[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2.
- [4] 杨建民. <干校六记>问世前后[J]. 同舟共进 (文化广角), 2016(4).
- [5] 达克. <干校六记>在国外翻译出版情况[J]. 世界文学, 1983(2).
- [6] 陈美红. 忆与译的轮回: 中国当代女性书写与英语(文化)翻译现象[J]. 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 2017(1).
- [7] 施蛰存. 文艺百话[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 [8] 施蛰存. 文艺百话[M]. 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 [9] 施蛰存. 文艺百话[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 [10] 冯大彪. 邓国治暗访钱锺书[J/OL]. 中国新闻社,
<http://www.chinanews.com/gn/cns60/news/133.shtml>
- [11] 邓国治. 钱锺书杨绛印象记[J/OL]. 中国新闻社,
<http://www.chinanews.com/gn/cns60/news/109.shtml>
- [12] 张建功口述, 谢天福, 谢天祥整理. 邓散木传[M].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6.

Interpreting on the Six Forgotten Letter by Yang Jiang

Yang Shuyao

(School of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 Sha, Hunan410082,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Yang Jiang published by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in August 2014, only three episodes of Yang Jiang's letters were received. The six letters about Yang Jiang and Luo Hong, Pan Yaoming, Xie Haiyang, Gao Guoping, Deng Guozhi were lost. With reference to relevant materials, the six forgotten letter have been explored.

Keywords: Yang Jiang; Forgotten Letter ;Luo Hong; Pan Yaoming; Xie Haiyang; Gao Guoping; Deng Guozhi